

經部

四書疑節卷八

元　袁俊翁　撰

孟子

孟子嘗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及於性善孝弟之論乃皆專舉堯舜何耶

嘗攷公孫丑有伯夷伊尹何如之問正以二人出處之有異孟子遂舉孔子仕止久速之適其可而謂予未能

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此章大㫖蓋專言一己之志惟求其出處之與同也故孟子於孔子仕久止速之可凡兩言之聖之時也一語尤足以盡其要以至他日不怨不尤之論正與孔子合是則願學孔子之論豈欺我哉再攷孟子答滕文公之問告之以性善言必稱堯舜以實其說及於曹交有人皆可為堯舜之問則答之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凡此兩章蓋皆泛言衆心之理必原其賦受之與共也故於儲子之問答亦曰堯舜

與人同耳以至平日議論之間不曰憂之如何如舜而已則曰孳孳為善舜之徒也若此類者葢皆往往原厥初天賦於人之理聖人得我心之所同遂直以堯舜之所為而勉諸人也雖然此特論前三章之章旨云爾若以聖人之道言之則孔子之道即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即孔子之道仲尼祖述堯舜其道豈有二哉謂予不信請質孟子篇末堯舜湯文孔子見知聞知之論斯得之矣

天降大任一章何以舜並言之

儗人必於其倫禮經有是言也孟子論天降大任一章直以舜與傅說膠鬲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並言之豈其倫哉夫說命三篇已非管子諸人所敢望舜性之也猶有待於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言之愈有所不通也吁孟子立言之本意初非尚論古人以相儗蓋感其道之不行而覬他日之或遇故托古人之事以自釋上而聖君賢相下而霸者之佐未有不先難而後獲者士

君子稍有自資於斯世未可遽以艱難險阻而自沮也倘以此意求之則前者之疑皆可釋然於胸中矣且舜之所以性之者以理言也此所謂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者以事言也安可謂此理之在我無復值在外之事耶況動心忍性言者竦動其心堅忍其性先儒嘗論所謂性亦指氣禀食色而言耳然則動心忍性之性與性之之性正自不同初不必合是而為之疑也竊考孟子此章大旨正與德慧術知恒存疢疾二語相似彼則末舉

孤臣孽子以為之證此乃首論古人之出處而後發為動心忍性增益不能之説要皆孟子有所激而言之學者不可不察

湯武身之反之同歟異歟

前所謂性之身之者申之以五伯之假蓋主事功言也後所謂性之反之者申之以盛德之至蓋主義理言也二章大旨非惟身之反之之不同亦且性之性者之有異何則前論事功者性之以功用言安於自然而行之

身之則有待於勉強而非出於自然後論義理者性者以本體言得其本然而全之反之則有待於反復而後反乎本然論者知性之性者之有異則可與論身之反之之不同矣合而論之性之安焉者也即所謂由仁義行也身之執焉者也即所謂行仁義也性者性焉者也即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反之者復焉者也即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然則身之以功用言反之以本體言其立論不無事功義理之殊耳夫豈有二道哉究論其極則

是道也非惟身之反之之不殊雖然與堯舜性之性者其道一而已矣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而孟子又謂文王猶方百里起何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然則孟子據傳而言文王之囿信有方七十里之廣矣及孟子之答公孫丑又曰文王猶方百里起此二說皆出於孟子之書此以方言彼亦以方言則是文王

之國方百里乃取方七十里以為囿其所餘者方三十里不知何以容城郭宮室宗廟社稷官府民居之屬耶徐而攷之文王初年繼王季治岐不過一侯國耳及其享國五十年之間民心日附疆土日廣以至三分天下有其二末年迥非初年比矣要之孟子所謂方百里者指文王初年時事耳所謂囿方七十里乃文王中年末年時事彼一時此一時也况孟子明謂猶方百里起起之云者是原其初年言之明矣囿方七十里云者朱子

固嘗謂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愚按詩云王在靈囿正當靈臺民附之後此其謂文王中年末年時事者並可徵矣究至此極則孟子前後二說所言各得其實初何矛盾之有雖然此亦不足深論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者不必論其為囿之小大而當求其與民同樂之盛文王之國方百里起者不必論其為王之難易而當求其以德行仁之實論至於此而後可以得孟子難疑答問之本心

見知聞知之論在文王時見而知者何以言太公望散宜生而不及周公

甚矣尚論古人之為難也尚論古人意各有在焉得人人而及之且當時措辭立論姑舉其槩耳議者或曰孟子自言欲承三聖而篇末見知聞知之論在文王時乃及太公望散宜生而不及周公何歟愚嘗即孟子而觀之其上舉堯舜禹湯文孔子則由某至於某曰由曰嘗至皆專指之辭也其下歷舉禹皐陶伊尹萊朱太公望

散宜生之屬則皆以若言之云者泛指之辭初不僅此二人而止也或曰若泛指之辭言之可也然當時試舉其概在文王時舉周公亦奚不可今乃舍周公而言太公望散宜生豈無故乎吁孟子篇末乃歷叙前後羣聖道統相承而言也凡所謂聞而知之者皆閒於五百餘歲之後道統葢有所屬其論見而知之者堯舜時舉禹臯陶湯時舉伊尹萊朱文王時舉太公望散宜生葢皆就當時略舉一二人以示其槩耳且如文王時豈止略於周

公而不言哉聖如武王亦不之及蓋以武王周公皆文王之子也先儒論易嘗謂世歷三古人三聖三聖指羲文孔子而不及周公蓋亦以父文王而子周公父統子業故不及此章維歷叙羣聖前後道統相承文王周公父子一家此孟子寧舍武王周公而舉太公望散宜生也不然以武王周公之盛德豈不及於太公望散宜生哉要之當時立言意各有在試舉泛指之辭言之凡同時之知道者殆皆在列雖不言猶言也況孟子之於書

心雖不及周公然於離婁篇歷舉舜禹湯文武周孔之事記者乃取此三章相屬而以予私淑諸人一章繼其下正以見古今道統相傳之有在是則孟子之於離婁明舉周公於數聖人之間則周公之聖德其於道統之授受固昭如也孟子所謂欲承三聖者即此證之而益信

孟子以夷清惠和為聖又以為隘與不恭何歟

君子論人臧否必當其實醇疵兩不相揜此正仁者之

能好惡人也竊嘗攷之孟子論伯夷之不事不友不立
不言則稱其清也非過情論栁下惠之不羞不卑不怨
不憫則稱其和也非失實伯夷之風能使頑廉而懦立
栁下惠之風能使鄙寛而薄敦則其所謂清與和也非
聖人而能若是乎故孟子嘗特稱二子以為百世之師
而於二子之清和必皆以聖許之宜也至若伯夷之不
屑就常以若將浼焉為心衣冠塗炭每失之褊栁下惠
之不屑去常以焉能浼我為心袒裼裸裎多失之慢此

孟子不得不為隘與不恭之辨也大抵清不與褊期而褊自至和不與慢期而慢自生是皆清和二者流弊之極雖夷惠亦不自知非孟子有仁人好惡之公心豈能為是臧否人物之論醇疵兩不相揜哉論者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蓋皆非也

稱夷惠百世之師又言其隘與不恭何耶

二章大旨皆舉古人以為來世法其稱二子之聖而許其為百世之師蓋勉夫人就其所可者也其稱二子之

隘與不恭而謂君子所不由蓋戒夫人去其所不可者也就之去之各有攸當初不失仁人君子之公心果何害其異論哉況孟子稱二子之為聖人者初非聖人之全德伯夷聖之清栁下惠聖之和殆皆一節之至於聖未免有所偏勝焉清之偏勝也失之隘和之偏勝也失之不恭理固然已自就其所可者言之夷之風能使頑廉而懦立惠之風能使鄙寛而薄敦此百世所可師者也自去其所不可者而言之夷不屑就常以若將浼焉

而為心惠不屑去常以焉能浼我而為念此君子所不由也世之人學夷者未必得夷之清而先得夷之隘學惠者未必得惠之和而先得惠之不恭此孟子安得不舉百世之可師者為學者勉復舉君子之不由者為學者戒甚矣君子之論人也公而待世也周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而伯夷太公乃聞文王興而後來歸何耶

大抵士君子之立身行已有求其在我者也有求其在

外者也求在外者不能無所待求在我者不可有所待使在我之事而有所待則失之自暴而自棄在外之事而無所待則失之自炫而自鬻二者胥失之矣孟子嘗謂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然伯夷太公獨非豪傑乎孟子乃謂其處東海北海聞文王作興而後來歸何歟吁孟子論豪傑無文王猶興者指人心天理而言以進德修業者為事也孟子論二老因文王來歸者指二老出處而言以致君澤民

者為事也以進德修業為事者係諸已非人之所得與此乃求其在我而不可有所待也以致君澤民為事者係諸人非已之所得專此乃求其在外而不能無所待也二章自是二意初果何所馳背乎大抵士君子之立身行已其大要曰學曰仕而已學也不可有所待仕也不可無所待不可有所待者天爵之所固有不能無所待者人爵之自外至無所待而待不可也有所待而不待尤不可也立身行已之間惡乎待惡乎不待請審

於斯二者

論孔子之集大成何以言知而不言仁言聖而不言神也

嘗觀中庸論道之次第往往以知行並言未有不先知而後行者是以孟子論孔子之集大成始終知聖正以知行言也或曰仁義禮知是為四德專言仁則可以包四者今乃言知而不言仁善信美大聖神蓋有六等神為六者之極功今乃言聖而不言神何歟嗟夫知之為

知合仁義禮知而並論固列於四者之末然中庸三達德則知又居三德之首而仁反次之聖之為聖合善信美大聖神而並論固列於六者之亞然洪範五事則聖又處五事之極而神不與焉曰知曰聖初豈可以淺近觀哉是以夫子之於聖不能則曰吾豈敢夫子之於知不曰我無能則曰驅而莫知辟擇而不能守然則知也聖也蓋亦未易至也雖然此特聖人之謙辭耳若知與聖夫子蓋有之矣子貢聖門高弟於吾夫子嘗以將聖稱

又以既聖稱以至稱至學不厭之之為知知者不惑之為自道是則夫子之聖且知可知矣

條理者即易所謂知至至之終條理者即易所謂知終終之彼此雖有功力淺深之間然皆所以先知而後行至於知與聖則天矣知所以知之也聖所以行之也此所以始知而終聖也昔南軒嘗以致知力行論之而未詳愚敢援中庸知行之論信孟子所謂始知終聖者正以先知後行言也況先儒嘗曰仁知如元亨利貞元便

是仁貞便是知四端仁知最大無貞則元無起處無知則如何是仁又曰仁為四德之首而知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為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不貞無以為元也是則知仁豈可以優劣觀哉先儒嘗曰神不可知謂聖之神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又曰所謂神則是聖人之妙人不可得而測者非聖人之外復有所謂神神則聖人不可知者也是則聖神又可以淺深觀哉要之知以知言聖以行言先知

後行此其始知而終聖也言知而仁在其中言聖而神寓其内舉此而遺仮庸何傷

曾西畏子路而鄙管仲果何所見

大抵士君子之立志惟以道義為先而功利不足較也苟自常情觀之子路之才不過千乘之國可使治賦而已回視管仲之相齊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其功業豈相侔哉然或人之問曾西比之子路則蹴然而不安比之管仲則艴然而不悦不知曾西何所見而然歟吁

曾西之志在道義而不在功利耳董子云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道也竊觀子路管仲之行事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乃詭遇而獲禽者也倘以謀利計功言之則子路誠不及於管仲然自正義明道而論則管仲又安敢望子路之萬一哉曾西曾子之孫仲尼之徒也宜其以道義為重而不尚乎功利先儒所謂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道是豈或人之所能哉嗟夫或人之不知曾西無足怪也丑也

曰遊於孟子之門而乃以管晏之功望孟子孟子遂引曾西答或人之語以告之正欲借子路與管仲並以明道義功利之重輕丑於此盍亦知所擇矣而柰丑之卒不悟也甚矣功利之易於溺人也如此學者可不知所戒哉

孟子告子之不動心何以不同

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其於公孫問答之間言之悉矣大抵孟子之不動心出於自然告子之不動

心強之使然其氣象之不侔固昭如也然告子之言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四語之中言心者再孟子之言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二語之中畧不及心豈孟子之心學反不若告子之密歟吁盡亦參諸上下文則可知矣上文有謂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由是而論孟子之不動心正以持志為主曾謂孟子止長於知言養氣而不及心乎況言而能知見之者真氣

而能養守之者固見真守固此方足以觀其心法之正下文且明謂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是則孟子知言養氣之學所主者心明矣要之告子雖合言與氣而歸諸心者其於心學反疎孟子雖止曰知言養氣而不及心者其於心學甚察何以知之孟子專主於義而告子以義為外此所學之相反也不然孟子何以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堯舜授受執中而已孟子言必稱堯舜者也而子

莫執中乃不之取何歟

理有名同而實異者問其名則同較其實則異論者不究其實之異而徒狥其名之同可乎自昔堯舜傳心大法執中二字乃其要領孟子言必稱堯舜者也及於子莫之執中孟子乃不之取何歟吁甚矣古今之論理者不可徒狥其名之同而不究其實之異也夫苟徒狥其名之同則楊氏之義墨氏之仁皆可得與堯舜之仁義並稱矣惟按其實而究之則楊氏義失於為我墨氏仁

失於兼愛至此而後知楊墨之仁義異乎堯舜之仁義
故孟子闢之而不少恕也今子莫之執中也亦然徒以
執中而論似與堯舜之執中無以異孟子每以堯舜之
道告人固不得不取之也豈知子莫之執中正為楊墨
皆不能無過不及之偏子莫知楊墨之失中遂度於二
者之間而執其中似近之矣而猶未也為其執中而無
權也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孟子之說固自明白果安得
與堯舜之中而並論耶堯舜之執中正中庸所謂君子

而時中是也子莫之執中其視堯舜之執中名雖同而實則異孟子言毎稱堯舜而於子莫之執中不之取豈不宜乎要之孟子不取子莫之中葢與闢楊墨之仁義均為惡似而非者其名同而其實異也他如湯之執中正有得於堯舜執中之法則孟子未始不喜談而樂道之者以其名實之相應耳吁至此益信子莫之中徒有其名而無其實也

闢楊墨何其前後異論

聖賢之於異端方其背正而適他則距之也甚嚴及其舍他而入正則其待之也甚恕初非始終有二心蓋維持斯道者當如是也嘗觀孟子予豈好辯一章極言楊墨為害之甚而直以距楊墨自任且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竊原公都子之問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然則當時與楊墨辯者疑僅有一孟子而已及觀逃墨歸楊逃楊歸儒一章則直有歸斯受之之語且謂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笠又從而招之蓋言彼既

來歸不當追咎其既往之失是則孟子亦不復與之辨矣合二章而論之是何前者距之嚴而今者待之恕耶吁皆是也方其背正而適他也距之不嚴則人不知彼說之為邪及其舍他而入正也待之不恕則人不知此道之可進前可見其義之盡後可見其仁之至蓋無非為維持斯道計也雖然墨者夷之求見而至於再意既誠矣受之可也孟子乃竟因徐子以告語之而不之見又何歟吁教亦多術矣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

之而已矣

孟子欲承三聖在於距楊墨豈當時害道者止於

楊墨歟

賢聖之闢異端先去其甚者耳何則聖賢君子之衛道莫先於惡似而非者也楊朱墨翟之害竊吾道之仁義以自名最易於惑人之耳目而壞人之心術焉向使楊墨自為一家人皆知為異端則於吾道乎奚病惟夫楊氏之為我似義而非義墨氏之兼愛似仁而非仁

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墨
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楊
墨之言夫程子嘗論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
仁故孟子只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即此而論則當
時異端為吾道害固不止於楊墨而未有如楊墨之甚
者孟子特舉其距楊墨以承三聖者固宜不容惟是他
日孟子闢陳相從許行之道亦舉魯頌膺懲之說而言
周公之事蓋孟子衛道之功無往不以承三聖自任也

孟子救時憂世之心亦勞矣

以心論大人者二同乎異乎

自古聖賢之論心有指心之體言者有指心之用言者夫寂然不動心之體也感而遂通心之用也惟能全其體於寂然不動之中故能盡其用於感而遂通之際使徒寂然而無感則吾心豈誠若死灰而已哉孟子以心而論大人者二初言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誠若潛然無所為也及論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

弗能奪此為大人而已矣是則又以思為之主得無先後之異㫖歟吁大人之為大人一而已矣前言不失赤子之心者以心之體言也後言心之官則思而先立其大者以心之用言也先儒嘗謂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只此數語自可貫兩章而通釋之矣夫所謂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

純一無偽之本然者此正是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弗能奪也擴而充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正為其心之能思故爾合而言之不失其赤子之心者存其體也先立乎其大者充其用也二章大旨不失其為互相補未見其為兩相戾也或曰二章之論析體用言之可也然心之官專以思言似非大人氣象豈知思曰睿睿作聖思者實為聖功之本無思而無不通固為聖人然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自思

通而至於無思則大人其聖人矣方其大而未化此正
思通時也論者安得以思為之疑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疑節卷十九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錄監生臣陸暘

四書疑節卷九

元 袁俊翁 撰

孟子

孔孟去齊遲速不同

按魯論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固嘗善吾夫子之言矣然徒知善其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亦説而不繹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況齊景公之待孔子也初則謂若

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旣而又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是以孔子之去蓋不係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耳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此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宜也至若孟子之於齊雖居賓師之位而未嘗受祿然其君臣問答屢見疊出大哉言矣善哉言乎齊王亦深切為孟子敬特未免溺於功利之習人欲之私不能委國授之以政而使得以行其道耳他日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

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即此數語則知齊王拳拳於孟子者為何如回視景公不能用也一語大有間矣此孟子之去齊三宿而出晝亦宜也夫孟子三宿出晝之本心與尹士言之明矣至於他日王謂時子之說其意非不勤而孟子卒不之就齊王不能以禮下之而乃欲以利誘之孟子豈肯為之哉由是而觀孟子出晝之濡滯其設心豈為利禄計蓋深有望於得君以行道耳道之不行則浩然有志不可挽矣其

視孔子去齊雖有遲速之不同而其去國之心則一也要之孔子去齊之速者景公明有不能用也之言其行義達道之望絶矣孟子去齊之遲者明有繼此得見之語不免尚有反予用予之望也孔子孟子同道易地則皆然

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乃謂遲遲吾行何歟

論聖人出處之大節不當泥其迹而當原其心自其迹而論因祭而肉不至乃不稅冕而行速莫速於此矣然

自其心而論去魯之志本萌於齊歸女樂之時子路嘗勸之行而不行直待其燔肉不至而後行遲遲吾行之說聖人豈欺我哉先儒嘗謂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燔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斯言得之

君子論聖人之行事有出於一時辨難之語有出於平居議論之辭出於平居議論之辭者為得其實出於一時辨難之語者或有所激要不可以同異觀也

遲遲吾行之說孟氏之書凡兩見一則專以去魯而言一則以去魯去齊而配言皆非為時人問答而設蓋出於平居議論之辭素所深信而屢言之是為得其實也至若行不稅冕之說乃因淳于髡為孟子去齊之疑反覆問難卒舉此說以為之辨遂謂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愚意孟子此語未必果得其實蓋當時有所激而言耳按史記叙孔子去魯之本末謂桓子卒受齊女樂又不致燔俎於大夫孔子遂行是則孔子之去魯

其行不為不遲遲矣且即聖人吾猶可止一語而觀遲遲氣象尚可想見即此以證孟子遲遲吾行之說得其實行不稅冕之說有所激善考古者試詳之

孟子嘗曰久於齊非我志也又曰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何歟

孟子去齊之後嘗荅公孫丑曰久於齊非我志也及高子以尹士之言告孟子孟子乃又謂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前後自言其心志得毋久速之異乎吁

無以異也蓋為其所答之間有不同耳公孫丑以仕不受祿為問孟子乃以非也告之其下自言不受之故遂謂久於齊非我志也竊原孟子之志正欲行其道也使吾道之得行則受其祿而無媿今齊王非不知吾言之為善而卒不見之於施行竟未能使吾志之得遂此所以寧辭之而不受也至於尹士之語人者乃以干澤疑孟子而為三宿出晝是何濡滯之辨高子以告孟子乃歷歷告以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

欲哉予不得已也其所以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
速者深有望於齊王改而反之是心也即厥初欲行其
道之本心也合而論之其答公孫丑曰久於齊非我志
者蓋自其未去之前言之惜齊王之不足與有為也答
高子曰三宿出晝予心猶以為速者蓋自其將去之際
言之覬齊王之尚可與有為也其所謂我志其所謂予
心則皆不過欲行其道而已耳豈干禄求位云乎哉況
自今觀之三宿出晝猶以為速則孟子之於齊躊躇久

之者固可信矣至於出晝而不追浩然有歸志則其父於齊非我志者所言豈欺我哉

屢言不見諸侯之義而乃見梁惠齊宣何歟

觀聖賢出處之大節固因其平日之議論以致疑亦因其議論之詳而有以自白於天下後世也或謂孟子之書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公孫丑曰不見諸侯何義然孟子見梁惠齊宣皆不遠千里何歟吁不特二子之問為然也萬章亦嘗敢問不見諸侯何義是蓋師

弟子講明之間屢相質問一而再再而三者也合而論之孟子答三子之問不曰古者不為臣不見則曰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否則又曰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信斯言也諸侯誠若不得見也徐而攷之其大㫖要各有在答陳代曰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是則不招而往不可也招之而後往則可矣答萬章曰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然則召之而見不可也就之而後見則可矣答公孫丑則以踰垣閉門者為已甚迫斯可以見矣是

則時君求見之切則亦可得而見矣諸侯豈卒不可見乎大抵不見諸侯者非真不可見也特不先往見之耳君子之至是邦則必其君先就見也然後往見之若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貌先焉然後往答其禮故孟子之於齊梁二者各居一於此按史記梁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然則孟子之見梁王也正所謂必以禮貌先焉然後往答其禮者也至若孟子之於齊初見固未可攷然齊王嘗有如就

見之辭又有王就見孟子之實以至軻書所載一則曰齊宣王問二則曰齊宣王問是蓋欲有謀焉則就之即此而証則孟子之見齊王其初必自彼先就見之然後往見之也抑嘗參諸孟氏之書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乃之任而見季子愚謂梁君任守位雖不同而孟子之所以見之者要皆必以禮貌先焉然後往答其禮者矣孟子之之滕也滕文公初為世子過宋而見之及其即位而使然友問之愚謂齊大滕小國

雖有異而孟子之所以見之者要皆彼先就見然後往見之者矣特軻書於滕任之交際載之頗詳於齊梁交際之初則偶未之載耳要之梁王之見招之而後往也齊王之見就之而後往也就之招之而後往是亦廹斯可見之意也

公孫丑問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然不遠千里而見梁王何耶

嘗考孟子之答公孫丑首舉古者不為臣不見一語以

示不見諸侯之義者固已然下文申以叚干木泄栁之
事則謂廹斯可以見矣次謂陽貨欲見孔子之事豈得
不見引之以明可見之節也是則孟子之所謂不見諸
侯者豈終不可見耶有廹斯可見者有豈得不見者要
亦相時度宜可也孟子之見梁王安知非廹斯可見歟
又安知非豈得不見歟按史記魏王三十五年卑禮厚
幣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蓋以禮貌先焉而後孟子往
答其禮耳此正與孟子所謂陽貨先豈得不見同一揆

也然則孟子之出處與平日之議論初不相悖果何疑為

朱子嘗謂不見諸侯者不先往見也見梁惠王者答其禮也又謂此是梁惠王招之而至孟子出處必不錯了大抵不見諸侯者非真不可見也特不先往見之耳凡其所居之國而不仕焉則必其君先就見也然後往見之若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貌先焉然後往荅其禮耳按史記孟子至梁一語而論則孟子本不

在梁實因其禮聘之勤乃自外而至梁也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而能先之以禮貌則安得不往見哉向者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亦所以往答其禮也嘗舉孟子至梁而見梁王證諸之任而見季子同一意也諸侯豈終不可見哉

季任儲子皆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乃有見不見之殊屋廬子嘗以為問乃曰為其不成享也

夫苟以儀不及物為不享則幣交亦不當受矣

安得受之於前而不見之於後何歟

孟子嘗論交際之道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又謂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然則聖人君子於人交際之初特揆之於禮何如耳豈逆計其誠心之至不至哉方二子之以幣交也一則在其近境一則在其國中致幣以交禮之常耳初不自來而以幣交未為非禮孟子謂其既致幣而後來見又果安得而不受

耶及孟子既受之後固當來見而卒不來其誠意之不至可知矣特季子之不來為可諒而儲子之不來為可責此其見季子而不見儲子也至於二子幣交之初均受之而不辭是乃聖賢君子待人厚處豈逆計其誠心之有不至與我以誠心待人而人不以誠心待我於我何咎焉愚因孟子他日之不見儲子反而求諸前日受儲子之幣於此深見聖賢君子待人之厚也向使儲子之初交孟子即料其誠心之不至則必毅然不之受矣

而孟子豈肯若是其待人之薄哉甚矣儲子有負於孟子受幣之本心也

論君子之去就徒以禮貌之隆就之而不去可乎

孟子嘗論君子之去就初言致敬有禮將行其言則就之言既不行則不待禮貌之衰則去之此固君子出處之正也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而能致敬有禮則就之必待其禮貌衰而後去之夫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徒以禮貌之隆則就之而不去可乎哉吁聖賢行

道濟世汲汲之本心蓋未始不以行道之為務也特時君一見之頃豈能一語即合而其道之得行耶何幸其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彼固有慕道之心姑就之而不去或可徐俟其天之定幡然而改從則尚有望於吾道之得行也及其禮貌之既衰則其慕道之心怠矣君子亦於此而觖望矣惡得而不去由是而論君子所以因禮貌而姑就之者實有望其道之得行豈徒尚區區之禮貌以為之去就耶孟子去齊嘗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

之子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即此數語可以觀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矣抑嘗論之孟子謂君子所就三正前所謂行可之仕際可之仕公養之仕孔子且然況他人乎夫其所以就際可公養之仕皆尚有望於行可初非徒以際可公養之為足也聖賢救時行道汲汲之本心於此良可感已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又曰中天下而

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何歟

聖賢所謂君子之樂者有二有内樂有外樂内樂者樂以理外樂者樂以位内樂之樂以理則窮而在下者皆得以有之外樂之樂以位則非達而在上者不得以有之也

上章所謂君子之三樂指内樂而言窮而在下者之事也

下章所謂君子樂之者指外樂而言達而在上者之事也推其前言窮而在下者之事故王天下之樂所不與

焉後言達而在上者之事則王天下之樂乃其分内事矣當時纂集孟子之書者以是兩章以次相承正所以交相補而足其意也窮而在下之君子三樂之在内者固皆得而有之王天下之樂初非外之而不以為樂特無其位而不得以有之耳達而在上之君子雖曰有其位而得以有夫王天下之樂然前所謂三樂者亦不可以外此理也是故上章所謂王天下不與存焉者初非謂王天下之不足樂也特以窮而在下不得以有其樂也

一章首末凡兩言之正謂君子之樂當務内而不務外也下章既曰君子樂之又曰所性不存焉斯言也正謂君子之達而在上雖得以有外樂之盛而尤不可不以内樂為務也合而論之其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於此見君子之内樂者可視外樂之為輕其曰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於此見君子之外樂者當視内樂之為重外樂不可以求其必得内樂則必求其得不得則不止也雖然前三樂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

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先儒嘗謂三樂之中不愧不怍其本歟愚敢謂君子樂之之樂无當以是為本凡在上在下之君子其於不愧不怍之樂可不勉夫

前章初非以王天下不與存焉為不足而實以其有三樂為有餘後章初非以君子樂之者為有餘而實以所性不存焉為未足下文有謂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此正總結前後兩章之意大行不加君子樂之之樂者以之窮居不損君子三樂之樂者以

之樂其所樂皆性其所性可也當時孟子之書以此两章相屬不無意云雖然君子樂之之樂者係於天命非可以人力致者固已君子三樂之中一係於天一係於人亦豈可得而容吾力乎惟不愧不怍之為樂此乃盡其在我有不得不致吾力者後之君子未問其窮耶達耶其於不愧不怍之樂要不可不知勉

告滕文以貢助徹之法嘗引龍子善不善之論及答畢戰則又請野助國賦賦即貢也何相戾歟

推明貢助之法莫詳於孟子勸行貢助之法莫善於孟子曾謂孟子之立論前後有相戾哉竊攷三代之制貢自貢助自助徹則兼用貢助之法孟子所引龍子之言注者謂古賢人未詳其世代愚意龍子善不善之論必在於春秋戰國之世周末徹法之流弊助善而貢不善耳決非直指夏貢殷助之得失然也向使夏貢果若是其不善則何足以致有夏之盛治哉至於答畢戰之問野及國中貢助異用蓋周之所謂徹法者正如此即孟

子此語而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之不行貢法亦不止什一矣孟子於此二語之間外野內國既別其遠近九一什一復別其重輕貢助兼行又安有善不善之間耶合此兩節而論其告文公者論前代已行之法則舉其槩以警夫君其答畢戰者論今日當行之法則酌其宜以勉夫君大意葢無非所以為民也先儒嘗論孟子於經界之事雖當禮法廢壞之後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以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眞可謂

命世亞聖之大才者吉哉斯言

九一什一之説何以不同

古者井田之制每井畫為九區私者八而公者一其為九一之説明矣至於什一之説乃參殷周二代之制以取中於夏制云爾夏貢法計畝均收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殷制不可攷周徹法公田百畝中除二十畝為八家田廬所謂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是也然則公田除二十畝之外一夫止耕公田十畝

是為十一分中取一耳合而言之什一者夏貢法也九一者殷助法也周徹法則為什一分之一是以耕者九一見於文王治岐之時猶殷制也及通三代之賦法則貢法什一者居其中助法九分之一為少增徹法十一分之一為少減本亦無大相遠故曰其實皆什一也其實云者蓋有可上可下之義存其間皆不過舉大約以就盈數言之耒可指為確然之的論也

周制原謂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其後孟子告畢戰

亦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然則九一什一之制本亦並行而不悖可也

孟子論周室之班爵祿何以與二禮不同

孟子所謂五等六等之制及天子之卿受地以下參諸王制其小目不無小異而其大綱未始不同至若論天子制地以下王制以田言而里數正相合論耕者所獲以下王制以農田言而人數正相合三論君卿以下之祿與王制文互異而數實同是則孟子之於王制初亦

無大相遠及攷周禮大司徒記公侯伯子男之封疆夏官職方氏論公侯伯子男之邦國自五百里以下降殺以百非特孟子不相合於王制亦不相合論者葢亦求其所折衷要之王制明出於漢博士諸生所作兼論三代之制不專為周制言也孟子所荅明指周制故其間大同而小異葢三代因革之有不同也至如周禮本周公之遺書而今之周禮非周公之全書爇顏濵謂諸儒以意損益者衆張横渠謂其間必有末世添入者理或

然也如尚書周官云周官有三公三孤之稱而今之周禮乃不載周官司空掌邦土而周禮司空掌邦事周官曰六服五服而周禮言九畿九服則周禮於周官之書且不合况欲援此參孟子之同異乎蘇張之說為得之矣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此周書武成說也列國一同自是以衰此左傳子產說也孟子所論者周制愚敢質諸周書左傳庶乎其可信矣

答今之諸侯取民猶禦者何其恕論魯五百里在

所損益者何其嚴
諸侯征斂之無藝兼并之踰制本皆先王之罪人也律以王制皆所當罪然征斂之無藝其罪小兼并之踰制其罪大論者要不可以無別萬章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孟子答曰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及與慎子論齊魯初封皆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論者莫不疑其前說之何恕而後

說之何嚴乎吁前所謂取民猶禦者征歛之無藝也其罪較小後所謂曾五百里者兼幷之踰制也其罪較大兼幷之踰制者當損而不損則何取其為王制征歛之無藝者遽然而加誅則將有不可勝誅者矣由是而論則後所謂有王者作而在所損者非過嚴前所謂有王者作而不即誅者非過恕因其罪大小而別緩急輕重之宜此其所以為王道也且萬章所問未免責之苛故孟子曉之以從恕慎子所答未免言之峻故孟子不得不

以嚴喻之是以聖賢君子之善立言也文中子嘗謂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愚敢謂孟子開口便說王道似此兩節蓋亦權衡繩墨之所寄歟吁此孟子所以為六經之春秋也

書經夫子之所定孟子乃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何歟

君子立言或有所為而發者未可遽以為通論之辭也孟子嘗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此蓋正為血流漂杵一語

而發豈誠以今之書為不可盡信耶讀孟子者通上下章而論之則可見其立言之本意矣上章謂春秋無義戰而譏敵國之不相征下章謂善陳善戰為大罪而謂征者之焉用戰此章乃特舉血流漂杵而為仁人無敵之疑蓋當戰國之際干戈日盛糜爛其民而莫之恤意者血流漂杵之言時人未必不援以藉口孟子乃托言書之不可盡信以闢之其為救世憂世之心亦可憫矣向使孟子誠以為書不可盡信也則其著世垂訓又何

援此以為證甚而言至再三者有之邪吁於此益足見書之不可不信也

孟子引詩指古人之行事皆與本文不合

孟子論詩以引古人之行事者凡三其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也先儒釋者曰前二語本言衛之仁人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後二語本言太王時事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是乃借詩人之語以斷古人之事言之可也至

於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前後兩引此語一則曰周公方
且膺之一則曰是周公所膺也此皆確然以為周公實
事非前兩引者比也按今此詩為周公之頌當時孟子
亦明以魯頌言矣而乃指為周公之事凡兩言之而無
異辭何邪孟子長於詩者也詩尚未經秦火而得見其
全詩且去魯僖之世若此其未遠者魯國之境若此其
甚而所言若是者要必的然有所見昭然有所徵豈有
以僖公之事而為周公之事哉按今魯頌世傳以為僖

公之詩竟無所攷獨閟宫一詩詩中明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是為僖公無疑矣然所言詩中之事參之春秋皆無所証此葢出於詩人頌禱之辭先儒論之熟矣是以閟宫之詩指以為周公之事者葢有由矣此詩乃頌僖公也能復周公之宇也頌之以復周公之宇必望之以行周公之事詩序借曰未足以為信詩中葢明以復周公之宇言矣故詩中所言大抵皆指周公之行事以責望於僖公也是以膺戎狄懲荆舒在僖公則未然之

事在周公則已然之事孟子援此詩而直以為周公所膺者信不誣矣若曰舉僖公之事而借以為周公之事愚知孟子之必不然也

孟子何不言易

孟子雖不明以易言而所言多脗合乎易之理是故孟子之於易非不言也特不明言之也孟子七篇仁義為本何必利何必曰利之説誠若不取乎利而不知其深有取於大易利者義之和之微旨先儒屢言之矣他如

孟子往往以仁義對言者蓋有得於曰仁與義之人而有合乎陰陽剛柔之兩端仁人心一語專言仁以包四者即乾坤四德而統言乎乾元坤元也性善之說本於繼善成性之說夜氣之論原於嚮晦宴息之說浩然之氣所以至大至剛以直者又祖於坤六二方大之說旨意合同若此者衆魯謂孟子果不言易乎况孟子雖未始自言易然先儒不曰知易者莫若孟子則曰孟子可謂善用易否則又曰孟子精通於易其踐履處皆是易

為是說者夫豈無所見哉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及答北宫錡畢戰何以皆

言其略

論理者貴乎明故不容於不詳論事者貴乎實故不得以不略當略而反詳則事不實當詳而反略則理不明或詳或略各唯其當而已孟子博學詳說之論正言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論理之辭貴乎明故不得不窮至理而詳說之也乃若答北宫錡班爵之問則曰嘗聞其

略答畢戰井地之問曰此其大略蓋此二節皆以事言

論事之辭貴乎實故不得不據其事而略陳之也

四書疑節卷九

四書疑節卷十

元　袁俊翁　撰

論語大學

二書言君子驕泰同異

聖賢之所謂泰者有二義有出於天理之公者有生於人欲之私者當觀其所以言之者何如耳論語嘗兩謂君子泰而不驕及大學論君子有大道則又併謂驕泰

以失之彼此皆以君子言而何其言泰之有不同歟呼論語所謂泰者以舒泰而言出於天理之公也大學所謂泰者以侈泰而言生於人欲之私也要之泰與驕相對而言則泰與驕正相反此其為舒泰之泰泰與驕相貫而言則泰與驕實相因此其為侈泰之泰君子之所以為君子也舒泰之泰不可無驕泰之泰不可有亦惟辨諸公私之間而已

論語中庸

二書言中庸至矣詳略且不知所謂至矣者何歟
中庸二字魯論僅見於此一語之間不得不明指其為
德使學者知所用力處至於中庸之書自以中庸名篇
矣上章歷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此章乃承上章言
之正不必指其為德可也況中庸一書其間言德者不
一何往而非中庸之德哉要之魯論明舉其為德者僅
指其略耳中庸此語雖不言德而書中論其為德者最
詳魯論一語蓋因中庸一書而大明論者果何疑於中

庸之略於魯論乎又至矣云者惟求諸中庸之書斯可矣至德至道至聖至誠何往不以至言君子之道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是即至矣之德矣篇末有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於此可覩中庸之德至矣者若此

二書所言仁知勇不同

中庸言天下達德三以人心同得之理言也魯論言君子道者三以人事已試之效言也夫以人心同得之理

言之人既有此生也孰不有此德也本夫人之所同得也此之謂天下之達德以人事已試之效言之人莫不有此道也鮮能行此道也必君子而後能也此之謂君子之道或曰知仁勇同一理耳在中庸則以為夫人之所同得在魯論則聖人且以為無能何歟蓋中庸所謂天下之達德者特以其理言之本夫人之所同得也魯論所謂君子之道者直以其效言之必君子而後能之也至若聖人且以為無能者聖人豈真無能哉姑自責

以勉人耳故有謂夫子自道之語此章正與中庸君子之道未能一焉同一旨也

二書言仁知勇之序何以不同

按中庸三達德上文謂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蓋指入德之序言也論語直謂君子道者三蓋指君子之成德言也故三者之目雖同而三者之序則異是以魯論以不憂不惑不懼論仁知勇者凡二一以仁為先一以知為先尹氏嘗論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

斯言得之論者知魯論兩章所言之同異則可知魯論中庸二書所言之同異矣况中庸雖明指知仁勇三者為達德而書中所言知仁勇之事亦自有先後之不同且如明善知也誠勇仁也是先知而後仁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又先仁而後知如以三知三行三近分論三德固皆以知為先如學問思辨即擇善之知篤行即固執之仁五者弗措又即力行之勇此皆論入德之序則以知為先也厥後至誠盡性者仁之至至誠前知者知之

至至誠無息者勇之至章内言博厚者即盡性之仁高明者即前知之知悠久者即無息之勇此皆論成德之事則以仁為先也

中庸專以誠言魯論何不言誠

誠者實理而已聖門教人一言一行無往非實理之所寓且如天何言哉可以見天道之誠吾無隱爾可以見聖人之誠吾道一以貫之尤可以見聖人體天道之誠似此數者雖不言誠誠在其中矣果何待明以誠言而

後謂之誠哉况中庸之所謂正出於夫子告哀公之問政夫子曷嘗不言誠邪中庸魯論均為孔氏之遺書既載之中庸則論語不復載固其所也或謂子思之作中庸在門人會集論語之後謂之二書互見不可也豈知哀公問政一章固嘗載孔氏之家語矣論語所載與家語多不重出尤見其出一家之書也不特此也大學誠意意誠之說文言存誠立誠之說是皆夫子之格言既載之易與大學則論語亦不重載議者夫何疑

二書所謂忠恕同異

忠恕之理一也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如中庸所言乃學者之忠恕也曾子所言乃聖人之忠恕也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别耳孟子所言仁義非以仁義為有二此二書之謂忠恕亦非以忠恕為有二蓋曾子專為聖人發明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中庸專為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者也昔孟子嘗謂曾子所言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

天爾然則曾子之所謂忠恕動以天中庸之所謂忠恕猶未免動以人也動以天者安而行之也動以人者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也及究其忠恕之所以為忠恕大率忠是盡於己恕是及於人忠者體而恕者用其理一而已矣程子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至此則又指天地之忠恕云爾先儒嘗論天地是一个無心底忠恕聖人是一个無為底忠恕學者是一个着力底忠恕後之學者觀天地則見聖人觀

聖人則見學者淺深高下固自不侔然下學而上達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夫奚難

夫以盡己推己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為學者之事中庸所謂違道不遠是也至於聖人之一貫則不待盡己而至誠自無息不待推己而萬物各得其所矣當時曾子有見於聖道之妙而難為言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所易曉也朱子嘗論曾子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斯言為得之矣

昔程子嘗論一貫之忠恕與違道不逺異者動以天耳此語最為明白盖一貫之忠恕天也自然而然誠者之事也此其為聖人之忠恕中庸之忠恕人也使然而然誠之者之事也此其為學者之忠恕學者之忠恕去斯道之全體猶有間故謂其違道不逺者實宜聖人之忠恕備斯道之全體實無間故謂之而已矣者亦宜二書大旨各有攸在忠恕二字迹雖同而心實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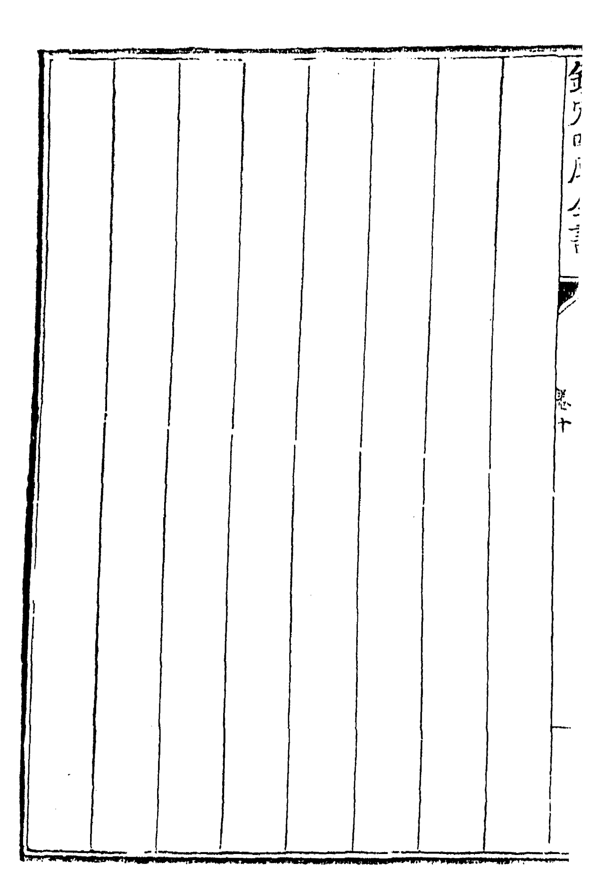
回得一善服膺弗失而論語又曰其心三月不違

仁何歟

自中庸服膺之論而觀則其善固無時而或失自魯論三月之論而觀則其仁似有時而或違二說得無異耶吁論天理之名義有小大論學力之工夫有淺深天理積小以成大學力由淺而深大而深者或有所未至於其淺而小者初無所未及也夫仁者萬善之長足為萬善之總名中庸所謂得一善者不過一事之善特仁中一小目耳此仁之於善其名義固有小大之間至於弗

失去者猶待於守之固不違云者直將有化之漸此不違之與弗失其功夫不無淺深之殊况三月之久而不違仁其造道之功亦至矣安可因其大者之或有所未至遂疑小者亦有所未及也耶

中庸論顏子得善而弗失此其入道之始條理也魯論論顏子三月不違仁闕



魯論中庸載夫子所言皆有吾從周之説周豈有二乎哉然夫子嘗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是則幽厲以后夫子固有不慊於中者今觀魯論之説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蓋正指成周盛時言之參今酌古

制作大備其氣象尚可想見及觀中庸之說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是蓋生今反古有所不可不得不從今日之所用則其所謂從周者蓋從時王之制而已矣合而言之魯論之所謂從周者出於聖人中心之所樂從中庸之所謂從周者出於聖人一時之所強然究周禮之所為禮者三代相因雖百代所不能改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之間小過不及耳議者亦未可謂時王之制度皆善也獨嘗援中庸以証魯論則魯論從周之

說不能不疑其簡編之有錯亂何則中庸之言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說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合三代而並論古意蓋自貫徹今魯論夏殷杞宋之說與從周之說乃有三四章之間自必簡編之有錯亂故爾倘取此二章或去後子曰字合為一章或仍舉子曰字析而相承則周監二代云者正指上之夏殷而言可謂文從而字順舉此質諸中庸而益信

舜無為文王無憂何與

魯論稱大舜以無為豈誠塊然無所為耶雖有所為而人不見其有為也中庸稱文王以無憂豈誠恝然無所憂耶雖有所憂而人不見其有憂也何也聖人之德妙與天合為所當為人莫知其有為憂所當憂人莫知其有憂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自今觀之大舜之世紹堯致治而守其成得人任職而觀其成於大舜誠若無為矣然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在我所當為之事果何限特為所當為人莫知其有為耳文王之世王季為父

而作于前武王為子而述於後在文王誠若無憂矣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當時所可憂之事又何限特憂有所憂耳惟聖知聖吾夫子豈不知舜文聖人之心哉而論語中庸之論若是者喜之深幸之至不如是不足以形容聖德之盛也在論語則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在中庸則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絶無僅有之美隱然脩見於于言外贊美舜文之徳可謂至矣盡矣雖然曰哉曰乎似亦有贊而未决之意曰無為者未可

真以為無為曰無憂者未可真以為無憂善知言者要亦有見於此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然夫子文不在茲之論止稱文王不復夢見周公之論止稱周公何邪

中庸兼舉堯舜文武者後世贊聖人傳道之統也魯論專指文武周公者聖人自稱其行道之志也惟其中庸出於後世贊聖人傳道之統故兼舉列聖道統之本末而包言之魯論出於聖人自稱其行道之志故特舉

先聖時世之切近而譏言之也何也古者道統之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昌黎之語信有見矣祖述憲章之論正所以贊美聖人傳道之統上舉堯舜下及文武蓋自仲尼之工而推之此乃兼舉列聖道之本末包言之禹湯固在其中矣豈止堯舜文武而已哉至於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之云吾不復夢見周公之嘆蓋皆聖人自稱其行道之志故特舉先聖時世之切近者而譏言之耳況文王父也武王子也周公弟也武王兄也既舉文王

周公則武王固在其閒矣然則憲章文武之稱豈不信哉若曰祖述堯舜而曾論不及者不惟時世之旣渺亦且聖人之謙辭不敢以堯舜自況耳他日孟子見知聞知之論則堯舜禹湯文武孔子同一揆也宰我則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則曰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爭此則中庸祖述憲章之論為益信

中庸言夏禮杞不足徵殷禮有宋存焉然論語及禮運又言杞宋皆不足徵何歟

觀聖人之書者不必疑其所言之辭有異同要當辨其所言之時有先後中庸之說在於先故雖絶望於杞而猶有望於宋論語及禮運之說在於后故杞與宋俱絶望矣且中庸下文有吾從周之說至於禮運下文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誰適而直有周公其衰之云聖人之心益可感巳然則三說之次第中庸為先論語次之禮運又次之論者倘審乎所言之時有先后則其所言之辭有同異者夫何疑

先王之禮未聞其正於杞不足徵也抑杞與宋皆不足徵耶當究其所以不足徵者何也中庸禮運皆不之及論語明謂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試以文籍論之夏得夏時殷得坤乾本二國之所均也當夫子定書時夏書僅存四篇商書九四十篇遭秦火而后散夫子刪詩時夏詩皆無聞焉商頌則因正考父得於周太師猶有存者及以賢才論之自入春秋杞之君皆貶其爵或子或伯或侯而竟不得以公書宋之君則終書

以公爵杞之大夫竟無一人見於經傳而宋之大夫見之經傳者尤多焉此杞之不及宋者遠矣故中庸於杞宋之有異論者固宜然當春秋之末編殘簡斷存者無幾且如正考父之得商頌本十一篇至此亦存其五他可知矣宋之大夫雖曰能賢昭定之後求其如左師而禮者不復見而惟見夫桐門右師之無禮者焉況欲求如老聃萇弘師襄輩之可質問者亦難已然則宋之於杞不過彼善於此而已故論語及禮運於杞宋之

無異論者亦宜

或問禘之說之於天下如指諸掌中庸又言郊社禘嘗治國如示諸掌則豈特於禘為然哉

聖經賢傳之間其有章旨同而事目異者惟當究其理之同而不必較其事之異也

魯論集註謂先王誠敬之至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故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已即莫深于禘一語觀之似專指禘之

祭為然也及參中庸而論則又何止於禘為然乎呼祭之為禮莫不皆然中庸歴舉郊社禘甞四者亦豈足以盡之哉自郊社而推之類禋望徧之類自禘甞而推之禴祀蒸祫之類莫不同此道也中庸泛論祭祀故於祭神祭先各舉二者而槩言之他可知已至於魯論所載乃或人止於問禘之説夫子直以此而荅之反而證諸中庸正足見聖人之言無不合也要之二書所指之事雖有詳畧究其理則一而已矣雖然中庸於郊社禘甞

一以禮言一以義言先儒嘗謂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魯論所謂知其說者其說即指禮義是已先儒所謂理無不明誠無不格及夫仁孝誠敬之至皆此禮與義也究而言之祭神主於敬祭先主於孝禮義各有所主然皆一出于誠議者不可不察

論語四非四勿而中庸止言非禮不動何歟

視聽言動四非四勿此夫子之說也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亦夫子之說也非禮之戒本同而何其有詳畧之間

哉吁目之于視耳之于聽口之于言無往非動與物接而后見其凝然穽然靜而不動則何所視何所聽而亦何所言哉所以人之一身其事有五皆生於動是以嘗論之所謂動者是視聽言之外包貌與思而言之貌者身之動思者心之動也至若中庸之專言動者葢包五事皆在其内中庸嘗謂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先儒嘗謂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以是知中庸之所謂動者所包豈不廣

哉是以濂溪周子專以愼動名篇動必以禮是所謂動而正者曰道是也其或非禮而動是所謂邪動辱也甚矣哉動之不可不愼也合二書而論之四言非多一言非寡究其寔者則愼夫動而已矣

子不語神而曰祭神如神在中庸又曰鬼神之為德何邪

朱子集註嘗謂荅述曰語自言曰言按此章語字蓋亦荅述云耳故曾論有所謂不語又有所謂罕言雅言言

語二字有不容于無辨且如祭神如神在是乃門人記夫子祭祀之誠意初非夫子荅述之語亦非夫子自言之辭姑勿論至如中庸鬼神盛德之説正與易繫所謂鬼神神明之説本皆指言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特明其理而已初未始顯言其事且皆聖人著作之辭初非荅述之語與子不語神之説初何戾哉他日季路問事鬼神直拒之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即此一節而觀則夫子之不語神其不見於荅述者為益信

子不語怪力亂神魯論有是言也然四者之中惟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故聖人所不語至若鬼神造化之迹初非有害於道者其理幽深故聖人有不輕以語人愚嘗以予所不語合予所罕言論之計利則害義非理之正故夫子所罕言猶夫子之不語怪力亂也子之不語神者正猶命之理微仁之道大而夫子之所罕言也然則夫子之不語神者正以其不易語也不易語而或一二言之庸何傷

四書疑節卷十